

## 人在旅途

## 零下10℃的落日

»»»»»» 鲁迪

谁会特意奔赴千里，就为在零下10℃的海边，等一场落日？

这天下午4点不到，我们从大连滨海西路的咖啡馆出来，沿着道路缓步前行。我们来之前，这儿刚下过一场大雪。路边还堆着几处残雪，一些地方结了冰，踩上去“咯吱”作响，稍不留意就要打滑。我攥着他俩的衣服，一步一挪跨过那些冰碴子，像在玩闯关游戏，心里不由生出几分雀跃的喜悦。原以为我们来得够早，海边的观景处此时已站满了人。尽管离落日还有大半个小时，大家都已选好了各自的机位，像跨年守着倒计时那样，安安静静地等着落日吻上海平面的瞬间。

我们往旁边的小山坡上爬。枯树枝桠交错着伸向天空，枝桠间还有几个空位。我们挤在那里，身边是一群年轻人，他们的笑声被风吹得七零八落，带着蓬勃的青春气息。看着那些饱满明朗的脸庞，我忽然觉得，这是一座年轻的城市，像眼前这片湛蓝洁净的海。此时的海水蓝得出奇，凝住的波纹一层层铺展，如深海巨鱼的鳞片，泛着哑光的、潮润的蓝。每一道纹路里，都淌着湿漉漉的光，清浅而又明亮。

不远处的星海湾大桥，在阳光的映照下，似金色的巨龙横卧在海面上。我背的包里，还带着徐则臣的《域外故事集》。飞机落地大连前，我已经读完了《玛雅人的面具》。这篇小说先前读过，再读时，依旧止不住喜欢。我想，心动和感觉，是刻在骨子里的。一生中遇见的某些人、某些事，是无法用言语描述的缘分，就像此时站在我身旁的亲人，我生命中的他们，他们生命中的我，我们互为选择，成为彼此笃定的宿命。对我来说，这些，都是一个人行路时的底气，足以照亮平淡的日子。

我不时掏出手机看时间。天边的落日，已悬在海平面上方，光焰把天际染成一片暖橙，余晖淌过海面，铺成了一条碎金的路。城市的轮廓在霞光里渐渐朦胧，徐徐的海风里，裹着落日熔金的温柔。此时的温度是零下10℃。这样的寒冷，虽砭人肌骨，却又让人无比清醒。

“多像在岱西的双合石壁看大桥。”我喃喃自语。在家乡海岛，也有跨海大桥，我曾站在这样的角度多次观看大海。此时，桥上的车流来往不断，那些车子，从哪里来？又要去往哪里？就像我们，从南方的海岛，飞到北方这座滨海城市的海边，在零下10℃寒风里，等一场落日。

我们举着手机，一遍遍地按快门键，生怕错过落日沉入海面的那一秒。落日不是瞬间坠入海面的，它像一个悠游慢行的旅人，一步一步，沉向海的怀里。我冻得手指发疼，赶紧把手机揣回兜里。想起那年，在零下20℃的挪威，没给手机做任何防护，拍着拍着，屏幕突然黑屏，电池冻得失去了活性，电量瞬间归零。那份惊慌，此刻想起来，已成了难忘的回忆。

这是2026年的第一天，我站在小山上，望着眼前的星海湾大桥，望着那轮缓缓坠入海里的落日，像一颗即将融化的橙色的糖。此时，天地间的辽阔与温柔，漫过眼底，漾在心头。原来等一场落日，等的不是光与影的交汇，而是让我懂得，世间所有的相遇与陪伴，都是一场值得的奔赴。

## 我与晚报的故事

## 在晚报的字里行间，打捞“我的城”

»»»»»» 潇潇

《舟山晚报》创刊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大二学生，虽然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，偶尔写点小文章发在社刊上，但彼时绝不会想到，以后会与晚报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去了小岛，日常工作繁忙而琐碎，工作之余却又寂寞而清苦，种种感受都化作了笔底的篇章。我的处女作其实是发表在《舟山广播电视报》上的，后来，《舟山日报》《舟山晚报》都成了主阵地。至今也有几百篇了。发表给予我的有精神的愉悦，也有被认同的兴奋，有时甚至还能收获一批小粉丝。

我在《从S到L》中吐槽“人到中年身材横向发展的郁闷”，被我的损友们集体点赞，纷纷表示“永远在L号的路上等着你”；很多朋友对于我在《朋友圈那些事儿》中说到的“朋友圈是个小世界，虚拟的社交圈却有很强的人情世故”表示心有戚戚焉。送走2023届，又迎来新的学生。开学不久，我发表了《访荷》一文，因为问他们要晚报，让他们知道了我的笔名。“快看，语文老师文章！”这张报纸在班级里传了好久才到我手里。我感到小家伙们有点被镇住了，特别在讲作文的时候明显感觉服气不少，嘿嘿。

晚报经常会策划一些特别报道，我有缘参与了好几次。具体记不清哪一年了，晚报曾经做过一期关于“BBS论坛”的内容，我有幸作为舟山最早的网民之一接受采访，回顾了当年“九阳村”武林论坛的盛况，畅谈自己对当年诸如“榕树下”“天涯”“虎扑”等BBS论坛，以

及对于当下论坛没落的感受。2018年，我参加晚报组织的“作家走进公交采风创作活动”，采访对象竟然是我的同学，令人惊喜交集。聚焦他的先进事迹，畅叙过往，真是人生快事。2019年，晚报发起“我和我的祖国——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”寻找共和国的同龄人活动，老爸因此接受了采访，采访稿出来，我打趣地跟老爸说：“我在晚报发了这么多文章，都只出现一个名字，你就上一次报，居然是一整版，还带大幅照片的。”那张报纸也被我们细心珍藏着。

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，我最爱看的肯定是文学板块。从“城市心情”到“心海湾”，变的是名称，不变的是作为文学爱好者精神家园的内核。从“小记者”到“老爸老妈”，它让一小一老都能通过晚报找到同道中人，让“小”有所成、“老”有所乐。从《瀛周刊》到《生活家》再到《家周刊》，关注民生的初心不变。从比较固定的千字文到丰富多彩的“朋友圈”选登，我们看着晚报与时俱进，陪伴它一路走来。

晚报的栏目设置很贴地，充满人间烟火气，读起来轻松亲切，如话家常。在某个黄昏，一边喝茶一边读报，时光随文字无声流淌，那种岁月静好，在喧嚣的网络时代更令人怀念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从线上到线下，我与晚报编辑们的交往也日渐增多。渐渐明白，正是因为这样一群有温度的编辑，所以有了这样一份有温度的报纸。

## 生活滋味

## 难忘的定海欢乐定向跑

»»»»»» 朱勤

前段时间，我去参加了定海欢乐定向跑活动。提前一周在公众号上报的名。

当天早晨8点半，定海湾公园里已经人头攒动，人声鼎沸。9点，活动开始。

所有参赛人员身着组委会统一制作的T恤，有好几种颜色。我参加的是个人组，紫红色的。我跟在两个小伙子后面，那两人跑得可快了。我说：你们这么拼干嘛，只要在3个半小时内走完所有的点，打卡齐全后就能完赛，又不争名次。他们说，难说的，好像前10名可以有奖励。

我们从定海湾公园出发，沿着海岸线跑到竹山附近，从那里跑上东海云廊。我毕竟有40多岁了，跑了一会儿，气喘得厉害，心都要蹦出来了。跑至时光隧道附近，被两小伙子甩开了距离。但后面又有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们跑上来，与我并肩奔跑。

一路狂奔的同时，我们需要完成30个点的打卡。赛前穿上T恤时，所有人的手腕都戴上了特制的手环，可以在打卡点碰触工作人员手中的机器完成电子打卡。难度在于：路程长，消耗体力；点位隐蔽，需要寻找。除了最初的5个点位在云廊上，其余都分布在定海古城里。有的在深巷老弄，七拐八绕的才能寻到；有的在半山腰的小公园，气喘吁吁的才能登上。思路也很重要，需要手持地图，规划好路线，把同片区域的点一起打了，不走或少走重复路。

定海古城有很多名胜古迹。从海山姚公殉

难处的点位跑下来，我们沿着建国路跑到舟嵛小学附近，那里有另一处打卡点。其间，不断地穿梭在建国路、荷花井弄、帅旗弄、昌国路这些路之间。学宫公园这个点，我以为是定海一中的后门处，不想竟然在电信大厦附近，陈氏宗祠和陈氏老宅居然是两个不同的点位。蓝理故居的位置不会变，可是定海民俗馆在哪里我就搞不清楚了。手机里搜，路途中询问，终于把西大街、中大街一带的点位都打齐了。

突然发现，留方社区公园没去。我是本地人，马上意识到那是在滕坑湾，天哪，还要折回去上山。与我一起的是个故乡在长沙但已在舟山居住多年的大学男生，我俩一致决定租辆自行车骑着去打卡。待气喘吁吁地骑至滕坑湾上的那个点，还要登上好多台阶。两个穿着工作人员马甲的小妹妹笑容灿烂地站在那里，要求先答题，答对才能打卡。队友答的题，两人一起打卡，然后马上冲下坡，跨上车，继续前往其他打卡点。

文笔峰、东城墙等都是打卡点；港务广场打卡点上的小妹妹除了举着打卡机器，还请我们品尝了鱼片、鱿鱼丝；定海公园大草坪上的工作人员协助我们打卡后，说了声“辛苦”和“加油”。

最后一个点位是许氏民居。完赛！我以2小时35分的成绩位列第25名，千余人的比赛，成绩已经相当不错，得到了刻有“定海欢乐定向跑”字样的金色奖牌。



海上落日 鲁迪/摄